



地球遭遇了人类和战争是地球的不幸
人类遭遇了愚昧和贪婪是人类的不幸

傅泽刚生态小说系列

一棵树或另一棵树

傅泽刚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泽刚生态小说系列

一棵树或另一棵树

傅泽刚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棵树或另一棵树 / 傅泽刚著. --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; 2012.10

ISBN 978-7-222-10371-9

I . ①—… II . ①傅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
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1334 号

总 策 划 : 杨桂红

策 划 : 吕亚平 潘 灵 胡性能

责任编辑: 苏映华

装帧设计: 胡 蓉

责任校对: 陈春梅

责任印制: 陆卫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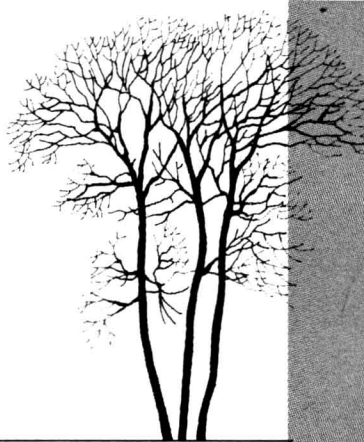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	一棵树或另一棵树
作 者	傅泽刚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	720 × 960 1/16
印 张	16.75
字 数	260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10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
书 号	ISBN 978-7-222-10371-9
定 价	29.00 元



目录

一棵树或另一棵树	1
天堂读书声	17
红山羊	52
天堂鸟	84
黑雪	128
最后一百米	164
水逝	201
风生水起	232





一棵树或另一棵树

A 每一扇窗都是一只眼，有多少只眼，就有多少个世界。

我的窗户木质尚好，欧式，俨然一个做工精细的油画边框。窗外是一幅写实的风景，没有比这更写实的风景了，春夏秋冬从窗外走过，一年的色调在变，早晨、中午和傍晚从窗外走过，一天的色调在变，不变的是那棵无名树。特别是早晨或傍晚，我会闻到树木的清香，而最让我赏心悦目的是，只要我站在窗前，就站到了一幅风景油画面前。俗话说，“人是桩桩，全靠衣裳”，同样，“油画不装框，等于将军没穿衣裳”，有了我家窗户这个框，窗外的风景更油画了。我这样说，并非我的主观臆想，凡是到过我家的画家们，都会退两步，虚闭两眼（这是画家习惯），看着窗户及窗外的景色，然后无限感慨，一幅绝好的风景油画啊。

这幅油画并非一成不变，我越往前站，看到的越多，树后是楼群，楼群背后是更多的楼群，还有街道和立交桥，有了这个庞大的背景，那棵无名树就像一根微型的羽毛。如果我往后退，视角慢慢变小，景物慢慢减少，最后是树顶部和天空，如果我坐下来，树顶部也看不到了，只剩下虚无的天空。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觉变化，我从中悟到视觉艺术的某种本质规律，我走到窗前十步，再从窗前走回也十步，这是行为艺术的过程。

偶有一只鸟儿，或者无数只鸟儿，知名的鸟儿，或者不知名的鸟儿，从树冠中穿过，或者停栖，其中一只是我。我无数次地暗示自己，我就是一只鸟儿，我的思想在飞翔。

那天，我站在窗口，只是生活场景中一次偶然的站立，树木在绿，鸟儿在飞，显然这是一个春天，或者初夏。背后的楼群，老老实实在地成为背景，在此，我必须提到乌云，春天也有乌云的，因为它们正在向我

靠拢，并且是明目张胆，那些乌云好像不是从天上飞过，因为我心中有了横冲直撞的感觉。它们像赶来参加一个追悼会，气氛肃穆，我想阻止它们，但天就是天，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一阵雷雨之后，雨过天晴，空气像史前开天辟地时那样鲜嫩，似乎世界将要从头开始。

我亲眼看见一队全副武装的民工，手持斧头，腰别电锯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过来，开过来就开过来，问题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在我窗下停下，并且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。

一时间，电动锯响彻云霄，电锯的齿轮强行进入一个血肉之躯，那棵无名树震颤起来，另一个血肉之躯震颤起来，还湿漉漉的树叶，泪水滂沱，白色的树屑从伤处吐出，我冲下楼，理直气壮地质问民工，一个像影星王宝强一样的民工也理直气壮地对我说，执行公务，请勿打扰。另一个像王宝强哥的民工对我说，我们砍倒的树不计其数。那民工举起电锯示意，有这玩意儿，腰粗膀圆的树也像韭菜。

作为一个男人，不能阻止他们，我很悲哀，而我最后的悲哀，只能记下这个日子，六月一日，一个充满生机，人和植物都正在生长的季节，一个小人们欢庆的日子，最终成为一个不能不悼念的日子。

关于这一切，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画家。

B 我是一个民办老师，有人说我是个黄毛丫头，其实我已经二十岁，我不像老师，并不是我的错，如果硬要有错，大概是乡亲们对老师的印象模式有问题。在他们看来，老师嘛，应该成熟一些的，男老师应该中山装，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，头发最好有些花白，大分头，女老师应该是短发，穿蓝咔叽布料上衣，大翻领，塑料纽扣，一张多愁善感的脸，并且善良。而我呢，一身时尚衣裤，涂脂抹粉，头发被染黄，有时还穿超短裙，把白生生的腿腿儿露给人看，乡亲们直摇头，哪有这样的老师。

我们垌塬学校，不在某个村庄，不是不照顾村童上学，相反为了照顾周边几个村子，学校就建在几个村子中间的空地上，垌塬学校嘛就在垌塬上，周围没村舍，空荡荡的原野上，花草丛中的木屋，隔成两格，就是学校，两个教室，我住在学校的角落里，我的窗口永远对着山外的一座城市，一只眺望的眼，睁得很大。

还好，学校有手机信号，垌塬就和世界血脉相连，这是我和外界唯一的通道，在这个通道里，我和高中的同学联络，我本想和大学的同学

联系，但我没有大学同学，我只是一个高中生，当然我也和外出打工的姐妹们联系，所谓联系，更多时候是短信，所以我的右手指训练得很灵巧。有一次，我的短信发错了，对方是一个男人，他说他是一个画家，大胡子，长头发，穿很脏的衣服，画最干净的画，我信，画家就这模子，很好玩的，我们在手机上你来我往。

那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属于所有叫儿童的小人们，另一名男老师领着学生在操场上过节，欢天喜地，再怎么笑，孩子们脸上都没有奶油和咖啡的味道，而是土地的表情。那名男教师对我很好，谁都知道，一个未婚男青年对一个未婚女子好意味着什么，他师范毕业，一个正式编制的教师，他和我最大的不同，是他领到的人民币比我多，所以他理直气壮地用人民币关心我，晚上还担心我受怕，来校陪我，而我却是个冰箱，能把任何热的东西冷却下来。

他说，你怎么老是盯着远处。

我说，这是我的习惯。

这一天，我站在窗前，盯着远处的目光，像颗钉子，钉到那里就不会动，会动的只有心。远处是一座美丽的城市，为了让我的注目有根有须，我的视线具体而清晰，一个小区，一栋楼房，小区或许叫荷塘月色，或许叫枫丹白露，楼房也许是十五栋，也许十六栋，也许是三单元，也许二单元，也许六楼，也许五楼，总之楼房前一直没有树，我相信我的眼睛，没有，而奇怪的是，这一天，楼前突然有了树，一棵像雨伞一样打开的树，同样，我相信我的眼睛，那是一棵真实的树，这一发现让我激动不已，一棵不知名的树。

这一切，大概都缘自我的爱好，我喜欢文学，我喜欢徜徉在文学里，无边无际的想象，没有比想象更美丽的了，世界也因想象而变得美丽或不再美丽，变得遥远或不再遥远。这个有想象的一天是六月一日，一个美丽的节日，一个值得庆贺，并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
A 我的窗户直通心灵。

窗下那棵树被砍之后，已经盖了一栋新楼，新的人家一个咳嗽，一声叹息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连他们的秘密，或者人体气息，我也感知得到，一个可怕的距离。距离往往导致结果，所以我们唯能改变的是距离，而并非结果。就如同窗外，那栋新楼决定了和我窗口的距离，也决定了我

的视线，因此要改变的并非我的视线，而是我和新楼的距离。

我的窗户依然，所以我的西式油画框依然，不依然的是那幅以树为主景的画面荡然无存，就像一段往事被强行删改，取而代之的是那面水泥墙，墙面单调乏味，就像一块粗布糙料，或者一块灰白色膏药，贴到我视觉上，让我如同盲人。太阳躲到楼后面，窗外由此变得阴森，并且灰暗。

我的心情跟着灰暗下来。

那天我在屋内行走，从里墙到窗前是十步，从窗前到里墙是十步，我幻想着走出一番海阔天空，这时我的手机咚的一下，一条短信如辆和我相关的公交车，神秘地来到我的站台。这应该是条发错了的短信，因为和我相关的所有熟悉的东西都不再温暖，这条短信之所以让我感到温暖，是因为它的陌生。

陌生人清晰而美丽地站在远方，我们的短信你来我往，在神谕的空中划出神谕的伏线。

她说，最近你还好吗？

我说，你是谁，发错了吧？

她说，不好意思，大概是发错了，能将错就错吧，任何一个人的婚姻怎么选都是错，而家庭就是将错就错，一条短信也应该可以将错就错的，有时错到尽头就是绝对的对。

我说，凭你这句话还算有点意思，我就错到底吧，不过我应该告诉你，我此时很烦。

她说，为何而烦呢，能说说吗？

我说，一伙王宝强一样的民工砍倒了我窗前的树，我感到了身体的疼痛。

她说，这事是有些大，不过，烦是一种主观情绪，不烦是另一种主观情绪，你为何不为后者而主观一回呢？

我说，谢谢，但任何情绪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
她说，让自己快乐是最大的缘，想方设法让人生幸福是最美好的故，如此而已。

我说，你的话很有意思，搞什么工作的。

她说，天底下最神圣的职业，光荣的人民教师，小学的，民办的，乡村的，贫穷的。汇报完毕，你呢？

我说，我是职业画家，在省城。

她说，省城很多，希望你在我的省城，省城，多好，画家，多好。

我说，乡村才是最好的。

她说，同意，不过就我而言，城市才是最好的，黑格尔同志不是说过吗，距离不生产别的，专门生产美。

我说，同意，不过黑格尔好像没说专门，也没提生产，而是说距离产生美，不过意思相同，因此远方和想象才是最美的。

她说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，这个问题很重要。

我说，当然。

她说，我能告诉你我是一个女的吗，我能告诉你我很年轻吗，并且漂亮，哈哈，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了。

我说，你真有意思，那我能告诉你我是一个男的吗？

她说，不用了，我告诉你我是女的后，就只允许你是男的了，并且不许你不年轻，也不允许你不帅，你克隆了我的话，你应该知道，世界上第二个把少女比喻成鲜花的人，已经不是天才，而一定是蠢材，哈哈。

我说，你是不是霸道了一点。

她说，好了，你已经不烦了，再见。

我说，不能再聊一会儿吗。

她说，以后吧，886。

我存储了她的电话，并将她命名为箫箫，从此后，我的生活中有了一串十一位数的神秘数字。

如她所说，我的心情真的好了起来，并有了要画一幅画的冲动，我提着油画箱，来到昆明南屏街，我对自己说，那可是昆明最繁华的大街，我回答我自己，不繁华都不行，不繁华我还不来呢。

那天，我平生第一次像一个画家，第一的像。我非常认真地观察，并用双手的食指和拇指搭成取景框，像模似样地对着那片高楼取景。“这丫太装佯了，欠揍，”我看着自己不顺眼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，随后在街边支撑好画箱和画框，竟然面对一片密不通风的高楼写生，楼下面是密不通风的人群，是不是那些水泥盒子开始在我视野中出现了美感，我不得而知，总之，我不仅选景严谨，动笔也认真，看一眼画一笔，一丝不苟，不像一个艺术家，俨然一个地图测绘员，一个多小时后，画布上的图像清晰起来。

那时正是下班高峰期，大街上行人如梭，人们来到我面前，都要瞅我的画面，然后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这个世界，再然后摇头离去。我是艺术家我怕谁，我如临无人之境，只管画自己的画，即使是看画者的议论也像一股和我无关的风声。

一个老人看了我的画面，然后用奇怪的目光看我，一个小孩指着画面问，你画的是什么，我用画笔指指前方那片高楼说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小孩顺我的手势看过去，还是没看明白，一个年轻人看了画问，你画的是写生吗，我反问一句，难道不是？

人们看了我的画，头都像螺丝没扭紧一样，摇头离去，“真是一个疯子，”一个老太太边走边说。“画家都是神经病吗？”另一个老太太说。人们相继离去，一堆世俗退潮一样稀里哗啦地退下去，留下一个年轻姑娘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我并不知道这个姑娘漂亮与否，但我希望她漂亮，不过一般在我身边留下来的，不漂亮都不行。姑娘目光自信，双手抱胸，微偏着头，时不时还眯着眼，那意思是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要画出个什么名堂。

我的画终于画好，正在收拾画具时，那个姑娘开始和我说话。

她问，画好了？

我反问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

她又偏着头问我，你画的是写生？

我说，你看看不就知道了？

她指着画又问，这是你的创意？

我说，一幅写生而已，没什么创意可言。

这回姑娘没再问我，而是看着我，一脸茫然地自言自语：他对着一片高楼写生，画出来的竟然是一棵树。

B 暑假到了，我决定到省城和他见面。

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也应该有点意思吧，所以我到省城的事没告诉他，他不是说我也有意思吗，我想，给他一个惊喜是最有意思的。

那天早晨，新得像刚出炉的蛋糕，阳光把垆塬涂成了暖色调。我走出校门很远了，仍感觉到背后有一个人，为了得到证实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校门口果然站着一个人，我们开始互相招手，一个电视剧里的情景，

被我们演了一回，我的手放下，而身后那双手一直在摇晃。

坐上长途大巴，我就开始给省城的他发短信。我不想和他通话，原因是我担心他听不懂我的方言，如果说普通话，他就更听明白了，连学生都说我的普通话像另一种方言，我不怕他听不懂我的普通话，而是怕他听了我的普通话，把我人的模样想象成我的普通话一样奇形怪状，我怕听音死，所以保持短信交流，不是我的选择，而是交流的选择，并且，我始终认为，短信交流更有意思。

我说，我此时开始写一篇小说。

他说，什么篇名。

我说，《出其不意》。

他说，你此时在给我发短信，同时还能写小说？我不信。

她说，我写小说，不用手，也不用笔。

他说，用啥？

我说，你猜。

他说，傻瓜才猜你的问题。

我说，量你猜不出来。

他说，我才不猜呢。

她说，你有意急我，告诉你，急出毛病你要负责。

他说，我还没急你，你就已经出毛病了。

她说，求你了，猜吧，算了，还是我告诉你吧，我写小说，用脚，用行动。

他说，？

我说，是写在大地上的。

他说，不懂。

我说，到时你就懂了。

车过障山，手机没了信号，短信也就停了下来，车在行走，像小说中的铺垫，前面就是高潮，我构想着这个高潮，想到结局，我免不了暗自发笑。

车窗外的山，一朵一朵地向我扑来，然后又一朵一朵地往后撤退。我的邻座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，一身的乡土气息，我以为他就一个人，结果他指着前面的一伙人说，那是某某，那又是某某，总之他们是一个大家族，到省城都干同一件事，建房。

“一个建筑农民工团队。”我这样说。没想到他说他不是建房的，是拆房的。

怎么是拆房的呢？

拆房的小伙晕车，换到前面，另一个小伙坐到我身边，又一个建房的吧，或者又一个拆房的吧，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判断，结果小伙的回答很干脆：砍树的。

怎么会是砍树的呢？他说城市的空地都建满了房，不砍倒占地的树，就没地方建房了。他还告诉我，其实砍树不是他的爱好，但因为他没技术，只能砍树。他边说边吐口水，一个爱吐口水的人。不知是他身上的乡土气息，还是他爱吐口水的缘故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，我不喜欢砍树的人，所以我挪了一个座位。

我新挪的座位旁有一个空位，大概是整个车上唯一的空位，就像高楼林立之中的一块空地，我庆幸有这么一块空地，我的心有了安置的地方。我开始有了一点心情，心情在车窗外铺出辽阔大地，真辽阔啊，还有森林和河流。但好景不长，车在一个地方停下又启动的时候，一个屁股准确地落到我旁边的空位上，又一股乡土气息向我扑来，整个车内汇集成一股强大的乡土气息，正向城市推进。

中午时分，大巴在一个叫汇溪的地方停下中饭，这里刚好在垆源和省城的中间，路程刚到一半，同样省城来的车也在这里中饭，所以来来往往的车，停满了院坝。

见了饭，我就没了胃口，是不是我病了，我摸了一下自己脑袋，似乎不烧，也不咳嗽。大概是饭菜病了，装在那些土锅土盆里蔫趴皮臭，苍蝇近距离地飞舞，像个隆重聚会，有些苍蝇不自觉，自作主张地坐到饭菜上，让人见了背皮子麻。我要了一碗米线，第一口就感到肉沫是臭的，碗里的米线蚯蚓一样肥厚，我哗地一下窜出餐馆，用矿泉水漱了口。

院坝里的阳光无孔不入，只有一棵树下涂着阴凉，我正准备过去时，手机就来了信息，我边走边看，就走到那棵树下，树下已经有个人，他一边啃烙饼一边发短信，很开心的样子，我们互相看了一眼。树干很大，我们背靠背地坐下。

短信是省城的他发来的。

他问，小说写好了吗？

我说，正写呢。

他问，主人翁是什么人。

我说，男的是个画家，女的是个乡村教师。

他说，男主人翁一定是个高大英俊、一身正气的男人吧？

我说，正相反，他是个相貌丑陋，像个小偷一样的人。

他说，怎么是个小偷呢？

我说，他偷取了一个乡村女教师的芳心。

没想到我的手机里出现了“哈哈”的一串字，并且我的耳边真切地有了笑声，怎么会有笑声呢，难道手机里还会笑出声来？后来我明白了，原来是和我背靠大树的男人在笑，他朝我看了一眼说，对不起，我的笑声影响你了。说完，那男人又埋头玩他的手机了。我继续和省城的他发短信。

我问，怎么笑了。

他说，为芳心而笑，这个词太矫情了，我初步判断你的小说是个矫情的故事。

我说，何以见得。

正聊到这里，我们乘坐的大巴喇叭鸣叫，一种权威的召唤，人们纷纷向车走去，我站起身来时，和我同靠一棵树的男人，向我挥了挥手，我也向他点了点头，算是道别，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男人一身牛仔，一脸胡须，沉迷在手机里的世界。他摁手机的大拇指，灵巧得可以，另一个世界被他的手捂得很热。

我也没停下发短信，样子也一定像树下那个男人，直到车行至山区，手机信号中断。

A那天，我拉断电源，断了煤气阀和水闸，断了我和一个世界的联系，出门的时候，一副一去不返的嘴脸，下到楼底，穿过两墙之间的狭隘空间，我看了一眼我那扇窗户，窗棂合拢，一只眼睛闭着，一个心灵被关上，同样是一个油画框，里面的风景却是一片神秘的黑暗。

在十字路口，我没有丝毫的犹豫，“心就是方向”，我告诉自己，我的心思是有形状的，像一把打开的伞，绿的，人们叫它为树。

我决定用步行走完一天，所以那天，我从清晨走入一片黑暗，黑暗是一团熟睡的村庄，只有鸡鸣狗吠声还醒着，鸡在向着东方唱歌，像意大利美声，人们听不懂意大利原声发音，歌词大意告诉人们，天快亮了，

天快亮了，而狗一个劲地对我说话，表情十二分的不友好，大意是汪、汪、汪。狗语里，“汪”是不友好的意思。

狗的鸣叫，叫醒了一扇窗户。一粒橘红，从黑暗里跳出来，像深不见底的夜色睁开了一只眼，然后是开门的声音，橘红的光，霞一样涌出来，一个妇人站在门口，站在霞中。

“谁呀？”声音在夜空中闪电一样清晰。

“一个路人。”我的回答苍茫得像夜空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我们这个店不大，十元钱一张床，包两餐。”

在橘红色的灯光中，门头上的店名模糊不清。老妇人在前引路，留给我一个背影，一个老汉走过来对老妇人说，你老人家歇着，我来安排客人。

老汉六十多岁的样子，他带我进了一个房间，对我说先歇下吧，交钱的事明天再说，水瓶里有热水，水管就在外面院坝里，要洗洗也方便的。说完，老汉就出了门。

月华如水，在院子里四处流淌，我在水管上冲洗，哗哗的水声像月光的声音。“洗冷水会着凉的”，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，从夜的深处飘出来，我寻着声音望去，一个弓着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深处。

第二天当我醒来，老妇人就帮我煮好了早点，当我看清她的模样时，我突然意识到称她老妇人似有不恭，称老大娘都欠了一点，因为，这张脸，老祖母一样满脸皱纹，慈祥可亲。

我在大门口，看到一幅红朗朗的对联，对联内容并未引起我的注意，倒是“树旅店”三字让人浮想起来。

正堂里的人开始多起来，我以为是住店的，老大娘一个个地给我介绍，这是她儿子儿媳，那是她孙子孙媳，这是她曾孙，那是她女儿女婿，还有外孙等等，一个庞大的家庭，昨晚那个老汉就是她的儿子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是她儿子，她自己应该是八十多岁的人才对。老大娘告诉我，一大家人靠这个小店为生，当然也侍弄些庄稼。她对我说起这些时，脸上荡出了幸福。

我吃了早点就上路了，老大娘塞给我两个烙饼，站在院坝中向我挥手，手下面是一张慈祥的脸，她弓着背，顽强地弯着背，一种生命的弯度，

让人领悟到什么是饱经风霜，什么是弯脖子树命更强。她身边是她的家人，一个庞大的家庭。

我已经走上村道，老大娘还站在那里，我突然意识到，称她大娘也并不妥帖，应该称她老祖母，“老祖母，一个生命体系的发源地。”

我上了一辆大巴，脑子里还挂着三个字：“树旅店”。这三个字让我有所顿悟，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店名了，刚才没问店名是谁取的，也没深究店名的创意，也许一切都很简单，门前就有棵大树，不这样取都不行。

车到一个叫汇溪的地方吃中饭，饭店的饭菜周围，活跃着一群肥硕的苍蝇，飞舞的声音很响，好像在唱《社会主义好啊社会主义好》，是啊，连苍蝇都养这么肥，能不好吗？

我干脆蹲到一棵大树下，啃老祖母给我的烙饼，饼里有葱，生猛猛的，被我咬得嚓嚓响，葱的味道让我变成了一个北方人。我刚在树下坐下，一个姑娘也坐到了树下，她向我笑笑，我也向她点头，然后各忙各的。

我掏出手机，但并不想和那串神秘的十一位数通话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朋友们都说我的声音像牛叫，所以我坚持发短信，扬长避短嘛，我总不能显拙露短吧，尤其在女孩子面前。我边发短信边想象她的模样，不管她什么模样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她一定是个有才气的姑娘，并且是个很清纯的姑娘，在大山深处生活的女孩子应该像山泉一样吧？

她的短信让我发笑，她竟然说她在写小说，还说男主人翁是个画家，女主人翁是乡村教师，编吧，哼。想不到的是我靠着的那棵树背后的姑娘也笑起来，她手中也摁着手机，生活多有意思，她一定是给她男朋友发短信。我发现我们背靠背的靠着同一棵树，很像用身体撑着那棵树，就像离开树，树就会倒下一样。

一声车的叫唤，那姑娘上了一辆去省城的大巴。

B我到省城扑了个空，我没能看到我为自己小说设计的高潮，一种精心准备的场面，被人为地浪费了，因此，我的小说《出其不意》无法结尾，就像一条路突然断裂，没想到我用行动所写的小说，受到别人的左右，而更想不到的是，他也给了我一个出其不意，他竟然去了我的垌塬小学，生活真有意思，还写小说干什么。

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却一时茫然，不知路在何处，我渴望“船

到水尽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我希望我用行动写出的小说，能够柳暗花明。

A到垌塬小学时，已近黄昏，假期的学校空无一人，自然更不会有她，她不会等待一个并未约见的人，这是常识，而我却违背了常识，只要行走在常识之外，即使千里迢迢，走再多的路，你也不能到达目的地，这也是常识。

就像某种契约，我坚持不拨她的电话，而是继续短信，她也同样，她说她已到省城，并且是专程找我，这一消息，电流一样迅速传遍我的全身，我的确很感动，当然她也应该感动一下，因为我同样到了遥远的山区找她，她说她已经感动了，并且眼眶湿润。

黄昏的光照遍地流淌，就像一地的金子，风景在我身边四周蔓延，旖旎。妩媚。并且多情。

我本想看看她的居所，看看一个人生活的细节，从那些枝叶一样的细节里，闻到一个人的气息和相关信息，而当我走到学校大门，眼前一把锁，锁住了所有的细节和秘密。我身后一阵脚步声，我当时还屏住呼吸，幻想着一个漂亮姑娘站在身后，然后羞涩地自我介绍，我是某某。当然这种时候，我也会自我介绍，我是某某。

而身后并非一个姑娘，而是一个男人，他像盯小偷一样盯着我，问，你找谁。我很想如实告诉他。但我一时语塞，我真不知我要找的姑娘姓甚名谁。我语无伦次之后，身后的小伙子更加怀疑我，他走到屋檐下，从柱头的洞缝里取下一块铁片，当当地敲了三下挂着的一块更大的铁片，当时铁片发出来的声音，响彻静谧的黄昏，把那个黄昏敲得更静了，他说我是学校的老师，有事就说吧。

我并不十分明白他为何敲钟，只觉得那钟声里有情绪，所以我什么也没说。

我能说什么呢？难说他是她男朋友呢，我想我应该尽快离开。

我搭上了回省城的夜班车，到汇溪时，车仍然停下，就像一个约定，不吃饭也要在这里喘口气，驾驶员提着他的茶杯溜进了饭店。我走到那棵大树下，树冠就成了我的夜空，我站在树的根部，突然想起“树旅店”，想起院坝里的老祖母，那个给我烙饼的老人，人世间常有一些自然的联想，怎么想老祖母都像一棵树，并且有些弯曲，俗话说弯脖树经风雨，是岁月落下的形状，那是一棵真实的树，“叶冠如云罩风雨，根须繁茂人丁旺”，

我想起了老祖母门前的对联。说不清事缘何起，树旅店总给我一些生命的联想和温暖。

如有机会，我一定再回“树旅店”看看。

我坐在树下，仍然背靠那棵大树，像上次一样，我给她发了短信，所不同的是这次树的背面再没了那个女子。意外的是，我的短信发出后，一直没有收到回复，也许对方正忙着，正在嘈杂环境中，要么是手机没在身上，或者就是手机没电了，总之，这样的事再正常不过了。

没有收到回复，我感到空前的无聊和焦躁，我走出树冠，走向夜的旷野，纷乱的世界，此时成为无边的黑色。夜空高远而神奇，没有月亮，所以星星尤其明亮。我突然想起小时老人讲过的一句话，天上有多少星星，地上就有多少人，每一个地上的人，都是天上的星星，看着数不清的星星，我应该是哪一颗呢，正想着，就突然收到了她的短信，字幕上出现“箫箫”两字，我喜出望外，摁开后竟然是“我不行了”四个字。以我的生活阅历判断，这是一行不吉利的内容，但出自于她之手，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糟，难道这就是她小说的结尾？所谓的《出其不意》？

我连续回复了几条短信，都如石沉大海。当无边无际的夜空中，划过一条明亮的浮线时，我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，按我有限的天文知识理解，夜空中的浮线是一颗星星的陨落，按老人的说法是，天上一颗星星陨落，地上就有一个人消失。这个不幸的人是谁呢？我脑海里交替出现手机上那四个字“我不行了”，这次我破例没再发短信，而是拨打了她的手机。这次手机很快就通了，但想不到的是，对方竟然是个男声，并且第一句话就劈头盖脸地问过来。

对方说，你是谁？

我说，我是某某。

我问，你是谁。

对方说，我是公安局。

AB 我没想到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竟然会在医院太平间。一个警官递给我一张单子，要我签字，我签过之后，才看清那是一张死亡通知书，我犹豫地对警官说，我能不签那个字吗？警官说他明白我的意思，他安慰我说，不签不行，人已经躺在那里了，节哀吧。

我竟然没有说明我不是家属，而是告诉警官，应该通知垆塬小学，